

上海双年展 为何“看不懂”？



1996年首次举办以来，上海双年展在海内外影响日隆，成为中国和亚洲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展示之一。今年的双年展又逢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东风”，更是格外引人瞩目。但10月23日在上海美术馆开幕以来，观众“看不懂”的反映接连不断。有位美术界人士被问到观感时，干脆回答：“皇帝的新衣！”

作品奇怪 术语难懂

双年展一向“难懂”，这次尤甚。不要说普通观众，即使专事美术采访的记者们也头疼。主办方提供的文字资料，充满着抽象概念和迷魂阵似的叙述逻辑，让人两眼发直、脑子发蒙，深愧自己中文阅读能力之低下。于是跑到展厅去看作品，作品花样百出，如几个男男女女在用卫生纸打结，某位艺术家把自己的工作室整体搬了进来，黑屋子里冗长乏味的影片……但大多不明白其到底表达什么。再去问专家，专家讲起话来术语连篇，比作品更难懂。

据主办方解释，本届双年展不像传统艺术展有明确的主题和目的，它想表达的是：所有展览只是一场“排演”。邀请观众来看艺术产生的过程。而观众习惯于看“成品”，所以造成了困惑。

展馆风格 不相适宜



▲拜日 克里斯坦·容坎(英国)



▲拼贴画牛奶糖
比翠兹·米洛泽斯(巴西)



▲失语症的反应 李容德(韩国)

值得称道的是，本届双年展策划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双年展办展机制的“反思”和“优化”。上海双年展创办以来，帮助中国探索性艺术开拓了可贵的空间和交流展示平台，意义深远。但是，经过7届的辉煌，它也发展到了一个瓶颈阶段，进入了一些误区，亟待重新审视和定位。

首先，对双年展“学术性”的过度包装。由于探索性艺术本身容易招致各种批评，所以主办方往往通过强调其学术性作为防御。于是空洞繁琐的学术框架和术语开始将活生生的探索性艺术包裹起来，将简单的艺术复杂化，造成了解读的困难。而有的艺术家企图将过多的哲理通过视觉艺术来阐述，无疑是扬短避长，所以使得他们的作品如果不通过文字解释就无法理解，而一旦经文字解释又显得寓意粗浅。

其次，“经典化”误导。双年展具有探索性、开放性、实验性。它展出的作品大多不是经典，但它可能是未来经典的温床。这正是双年展价值之所在。正因为如此，即使威尼斯双年展这样世界著名的双年展，也是在废弃的工厂、社区等类似“创意园区”的地

方举办，这样参观者可以用更为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去看待这些作品，更具有参与性和娱乐性。而上海双年展的举办地是“精致典雅”的上海美术馆，难怪观众会“苛刻”地要求“看得懂”。孙悟空就要放在花果山，放到蟠桃会上就怎么都不合适了。

宽容心态 欣赏作品

应该说，本届双年展中还是不乏有意思的作品。譬如美术馆大门口的“石油怪”，粗看像是儿童乐园的“旋转木马”，细看发现所有“木马”都是又黑又粗的石油输送管构成的，



▲夜生活/新天地 李小镜(美国)



▲新山海经 邱黯雄



▲这是夏诺扎 朱利安·奥培(英国)

徐悲鸿《秋风万里频回首》登场

11月6日、7日在青岛巡展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通讯员 曹亮)包括徐悲鸿经典力作《秋风万里频回首》在内的千余件艺术品将亮相2010年北京传是秋季艺术品拍卖会，11月24日在北京嘉里中心举槌，11月6日、7日在青岛荣宝斋巡展。

本次拍卖推出近现代书画、古代书画、明清书法、民国百年书法、嘉和居藏近代名人书扇五大专场。近现代书画部分有300余件作品。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傅抱石、陆俨少等都有重量级作品与藏家会面，其中重磅作

品——徐悲鸿经典力作《秋风万里频回首》是徐悲鸿为其爱徒所作，在抗战特殊时期，也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之心。

古代书画部分中，重点推出王原祁《水墨山水》、董其昌《山水书法十二开册》等作品，明清书法专场中的乾隆《御临钟繇力命帖卷》是

一大亮点。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拍卖会开设民国百年书法专场，萃集近代文人墨迹，诸如鲁迅、周作人、胡适、冰心、沈从文、郭沫若、郁达夫等，另有非常少见的傅雷家书、谭嗣同书法、康生书信……书法雅致可喜，细品文字更有引人入胜之处。



▲秋风万里频回首



▲充气糖偶 奈良美智(日本)

○观点

从香饽饽到鸡肋

黎鱼鱼

不仅是上海双年展有让人“看不懂”的尴尬境遇，就近年来整个中国范围内的前卫性艺术展来说，能够得到观众认可的作品凤毛麟角。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展览与政治、经济同步发生着变革。原本由政府文化机构行使的事业化职能过渡到半官方、半市场化的策展人主导的新展览样式。也就在那个时期，有着浓郁欧美文化色彩的双年展渐次进入中国。

不过对观众来说，“谁策划了展览”并不是他们想要知道的，这就如同钱钟书最喜欢的那句“如果觉得鸡蛋好吃，不必非要看看下蛋的鸡”。只要留心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十年间的中国艺术展览史，就不难发现，观众评价的“好看”与“看得明白”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这期间的艺术展完全是策展人牵着观众走，观众认同的是“好看”，因为前卫和新锐的艺术语言未必是自己能够掌握的，作为参照系的艺术批评界声音在这期间亦杂乱无章，观众默认为艺术双年展的“看不懂”是正常的。各地双年展遍地开花，一时间成了香饽饽。

不幸的是，赚够了银子的中国策展人与尘埃落定的艺术割据完成后，话语权的稳固必然引导艺术展朝着唯利益化的方向发展，艺术展的作品已经无法容纳前卫和新锐，有的只是话语权拥有者划定范围——与观众无关的文化理念，要么是恶俗到底标新立异获得眼球，要么是政治立场鲜明的文化符号，两者往往又与观众的欣赏需求离题万里。

没有观众参与的展览是不可想象的，策展人和艺术话语权的掌握者们在得意洋洋的时候，唯独忘记了一条，展览是需要观众的。2010年上海双年展成为鸡肋不过是个过程，并不是中国艺术展最终的命运，但最后的结果不难想象。



▲鸟语花香的世界 计文于 朱卫兵